

## 回望 綠的海平線 hue5 bang7 liek e hai-pieng-suann3

——看見阿亮，恰伊所紀錄的台灣少年工

毋捌坐船出去外海，上 ke 是佇淡水的漁人碼頭坐遊艇，出淡水港，海湧一下大起來 nia5，船仔就隨欲越入去淡水河口，往八里左岸、抑是老街渡船頭駛去。開闊的淡水河面，一片大屯山、一片觀音山，好親像兩支手骨展開開，隨時一下就欲共拄學行、行無幾步路的团仔攬起來，毋甘伊佇外海的風湧裡 sim3 啊 sim3——

佇淡水，好天的時，海平線是藍色的；歹天的時，海平線是茫霧的。我從來毋捌坐大船離開即塊島嶼，毋曾佇船仔尾看白湧將島嶼愈 sak 愈遠，sak 對天邊、sak 對海角，最後，歸粒山頭藏水味，化作一條綠色的海平線……

阿亮所拍的紀錄片《綠的海平線》，講的故事就是一陣坐船離開故鄉的少年，恰您袂按算得的運命。1944 年，第二次世界大戰猶咧拖棚，日本迫切需要軍用的飛翎機，所以唯殖民地台灣募集八千佻名的少年工，到日本支援飛翎機生產。當年，遐的少年工攏是十四五歲仔，拄唯公學校、或者是高等科畢業的學生，想講，有工通做、有冊通讀、有飯通食，憨膽也好、辜不而終也罷，總是一條出路。

島嶼藏佇海平線之下，將大大片（phen3）的海水染做綠色的——我想起進前所讀過的，日據時代日本來台灣的畫家的遊記，講著安怎代先看著海面上的雞籠山，漸漸進入基隆港，風景如何美麗；佇您有美感的眼光內底，形容台灣是一個「光之國，綠之島」——全一條綠色的海平線，充滿神秘不可知的南國情調，以及野心帝國的南進寄望。

草地所在的十四五歲团仔，只不過是大時代的小卒仔。即段八千佻粒小卒仔共同的往事，若是出現佇台灣史的年表，應當是一 cua7 無幾字就寫完，考試嘛袂考的條目吧。但是我的朋友阿亮，用四年的時間，開欲百佻萬，將即陣「台灣少年工」的故事變做「有聽聲、有看影」的紀錄片，訪問四散各地的當事人，大部分攏是七十佻佻、欲俛八十的阿伯，同時嘛真幸運，無意中找著當年的宣傳影片，透過鏡頭，回望彼段歷史。

阿亮的本名叫做郭亮吟，是一個少年的女導演，朋友攏叫伊阿亮，煞無人叫伊阿吟。

舊年秋天，我的專輯擱存後製工作咧收尾，平面設計當咧進行，無上班的日子，袂輸佇厝咧待產的女人，但總嘛是愛加減活動，闌珊工罔做。朋友晏珊，是《綠的海平線》的製片，共我講伊恰朋友當咧舞一支紀錄片，需要一個翻譯台語的人。

彼當陣，阿亮人滯佇日本神奈川縣的大和市，也就是當年台灣少年工佇日本受訓練的基地，海軍空 C 廠附近。阮兩人開始通電子批，完全無生份的感覺。我對阿亮、佮阿亮所投入的主題非常好奇，進前拍的家族故事《走找 1946 年消失的日本飛翎機》、即擺選的台灣少年工的故事《綠的海平線》，阿亮好親像一個找根的人，認真，斟酌，意志單純，掘啊掘、掘啊掘，唯一叢草仔根找落去，不知不覺之間，予咱看見遮個相交接、相牽連的根，原來是炭甲遐呢開、鑽甲遐呢深。

即馬回想起來，我會記得有一擺的批裡，捌佮阿亮講著「親愁」。「親愁」兩字，是我頭殼無意中 pook 出來的一個詞。鄉親、鄉親，有「鄉愁」，應該嘛有一種感情，會當講是「親愁」吧——奚是非常屬於個人的感情，無像鄉愁的「鄉」有集體的記智。

舊年反應熱烈的《無米樂》，今年阿亮的《綠的海平線》，所紀錄的主角攏是 1930 年前後出世的台灣人。我的父母嘛屬於彼個世代，透過影片內底佮我父母全沿的阿伯、阿姆，我的「親愁」得到回應，對您有攞較深的了解。您所活過的青春佮時代，有的人毋敢講、有的人毋願講、有的人預顛講……歷史無您的聲，後來的世代聽無您咧講啥。無聲的過去，遺落佇敖嗆聲的現代。

阿亮講伊的台語袂輪轉，但是竟然做遮濟訪問，佮遮濟少年工阿伯交陪。我雖然掛「台語翻譯」的名，毋拘，意思並毋是阿亮咧做採訪的時，我對佇邊仔翻譯。但是即支片內底的客語佮日語訪問，就真正攏是靠古少麒小姐佮 Fujita 桑的現場翻譯協助，正有通完成。我是等到阿亮開始 ka7 片，剪一個見本出來，寫好口白稿寄予我，我翻做台語了後，讀一遍錄落來，予伊先配入去影片看味，經過來來去去修改佮討論，最後定稿，正請林強來配音。（算是我做好 DEMO，請林強來唱原版的啦！）另外，順 soa3 嘛替阿亮注意字幕，看是毋是有錯誤。（影片出來，攞發現幾佻位喔！……）

想袂到，十五年前佇台仔腳看林強唱「向前走」，自安呢開始寫台語歌的我，想講地球是圓的，有一工相遇會著，攞有影真正遇著——而且是佇遮呢殊勝的機緣內面。

台灣少年工的故事，有飛翎機、有戰爭，加上有林強的配音，無定著一寡朋友會以為這可能是一部 ping-ping-piang2-piang3 的影片，予大家又攞「綠」、又攞「台」的聯想……

《綠的海平線》並毋是安呢。

伊真「厄」——，厄聽、厄看。佇遮，我摺愛講著台語的奧妙。「厄」差不多是華語「難」的意思，但是，華語若講「難聽、難看」，直接翻台語，會變做是「歹聽、歹看」的意思。「厄聽、厄看」較接近「無容易聽、無容易看」的意思。

一部大家猶未看著的片，事先就共講「厄聽、厄看」，實在違背廣告宣傳的原則。但是我願意安呢天良講，嘛相信，安呢真確的表達並袂損害即支片的價值，反倒轉來，非常符合即支片的精神。

即字「厄」，是恰咱久長以來所慣習的感官經驗相對。

《綠的海平線》有豐富的聲音演出，講台語、講客話、講普通話的阿伯，講日語的先生，讀當年日文批信的少年……您用家己的話語，講家己的故事，您的時代原本的貌樣，就是安呢。阿亮將影片的節奏放慢，就是欲予大家慢慢仔聽、慢慢仔看，聲音內底的情緒、面容仔顯出的表情，這是嚴肅的歷史，深沉的過往，毋是刻意親和會當掩蓋，毋是虛嘩渲染會當侮慢。

「厄聽」的語言，「厄看」的過去，咱的時代的少年，是毋是有甘願予「厄」、嘛堪得予「厄」的精神，願意接受無全款的視聽經驗，去體會另外一個時代的少年、完全無全的生命史？……

厄，但是優雅、深沉，虔誠、無失真，是我對《綠的海平線》的感言。

.....

### 【華語對譯】

不曾坐船出去外海，頂多是在淡水的漁人碼頭坐遊艇，出淡水港，海浪一下子大起來而已，船隻就馬上要轉進淡水河口，往八里左岸、或是老街渡船頭駛去。開闊的淡水河面，一邊大屯山、一邊觀音山，好像兩支手臂張開，隨時一下就要把剛學走路、走沒幾步路的孩子抱起來，捨不得他在外海的風浪裡搖啊搖——

在淡水，天氣好的時候，海平線是藍色的；天氣壞的時候，海平線是模糊的。我從來不曾坐大船離開這塊島嶼，不曾在船尾看白浪將島嶼愈推愈遠，推向天邊、推向海角，最後，整座山頭潛水下去，化作一條綠色的海平線……

阿亮所拍的紀錄片《綠的海平線》，講的故事就是一群坐船離開故鄉的少年，和他們無法算計的命運。1944年，第二次世界大戰還在拖戲，日本迫切需要軍用

飛機，所以從殖民地台灣募集八千多名的少年工，到日本支援飛機的生產。當年，這些少年工都是十四五歲，剛從公學校、或者是高等科畢業的學生，心想，有工可做、有書可讀、有飯可吃，不知害怕也好，逼不得已也罷，總是一條出路。

島嶼藏在海平線之下，將大大片的海水染成綠色的——我想起先前所讀過的，日據時代日本來台灣的畫家的遊記，說到怎麼先是看見海面上的雞籠山，漸漸進入基隆港，風景如何美麗；在他們有美感的眼光裡面，形容台灣是一個「光之國，綠之島」。同一條綠色的海平線，充滿神秘不可知的南國情調，以及野心帝國的南進寄望。

鄉下地方的十四五歲孩子，不過是大時代的小卒子。這段八千多顆小卒子共同的往事，若是出現在台灣史的年表，應當是一行沒幾個字就寫完，考試也不會考的條目吧。但是我的朋友阿亮，用四年的時間，花了將近一百多萬，將這群「台灣少年工」的故事變成「聽得到聲音、看得見影子」的紀錄片，訪問四散各地的當事人，大部分都是七十好幾、要將近八十的阿伯，同時也很幸運，無意中找到當年的宣傳影片，透過鏡頭，回望那段歷史。

阿亮的本名叫做郭亮吟，是一個年輕的女導演，朋友都叫她阿亮，卻沒人叫她阿吟。

去年秋天，我的專輯還剩後製工作在收尾，平面設計正在進行，沒上班的日子，彷彿在家待產的女人，但總也是要多少活動些，零工做些。朋友晏珊，是《綠的海平線》的製片，說她和朋友正在忙一支紀錄片，需要一個翻譯台語的人。

那時候，阿亮人住在日本神奈川縣的大和市，也就是當年台灣少年工在日本受訓練的基地，海軍空 C 廠附近。我們兩人開始通 E-mail，完全沒有陌生的感覺。我對阿亮、和阿亮所投入的主題非常好奇，先前拍的家族故事《尋找 1946 年消失的日本飛機》、這次選的台灣少年工的故事《綠的海平線》，阿亮好像一個尋根的人，認真，仔細，意志單純，掘啊掘、掘啊掘，從一株小草根找下去，不知不覺之間，讓我們看見這些相交接、相牽連的根，原來是蔓延得那麼開、鑽得那麼深。

現在回想起來，我記得有一次的信裡，曾和阿亮說到「親愁」。「親愁」兩字，是我頭殼無意中迸出來的一個詞。鄉親、鄉親，有「鄉愁」，應該也有一種感情，可以說是「親愁」吧——那是非常屬於個人的感情，不像鄉愁的「鄉」有集體的記憶。

去年反應熱烈的《無米樂》，今年阿亮的《綠的海平線》，所紀錄的主角都是 1930 年前後出生的台灣人。我的父母也屬於那個世代，透過影片裡面和我父母同輩的

阿伯、伯母，我的「親愁」得到回應，對他們有更深的了解。他們所活過的青春和時代，有的人不敢說、有的人不願說、有的人拙於說……歷史沒有他們的聲音，後來的世代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。無聲的過去，遺落在擅於喧聲的現代。

阿亮說她的台語不流利，但是竟然做這麼多訪問，和這麼多少年工阿伯互動。我雖然掛「台語翻譯」的頭銜，不過，意思並不是阿亮在做採訪的時候，我跟在旁邊翻譯。但是這支片子裡面的客語和日語訪問，就真的都是靠古少麒小姐和藤田修平先生的現場翻譯協助，才得以完成。我是等到阿亮開始剪接，剪一個樣本出來，寫好旁白稿寄給我，我翻譯成台語之後，讀一遍錄下來，讓她先配進影片看看，經過來來去去修改與討論，最後定稿，才請林強來配音。（算是我做好 DEMO，請林強來唱原版的啦！）另外，順便也替阿亮注意字幕，看是不是有錯誤。（影片出來，又發現好幾個地方喔！……）

想不到，十五年前在台下看林強唱「向前走」，從此開始寫台語歌的我，心想地球是圓的，有一天相遇得著，還當真遇上了一一而且是在這麼殊勝的機緣裡面。

台灣少年工的故事，有飛機、有戰爭，加上有林強的配音，說不定一些朋友會以為這可能是一部乒乒乓乓的影片，給大家又是「綠」、又是「台」的聯想……

《綠的海平線》並不是這樣。

它很「厄」，「厄」聽、「厄」看。在這裡，我又要說到台語的奧妙。「厄」差不多是華語「難」的意思，但是，華語若說「難聽、難看」，會變做是台語「歹聽、歹看」的意思。「厄聽、厄看」較接近「不容易聽、不容易看」的意思。

一部大家還沒看到的影片，事先就告訴人家「厄聽、厄看」，實在違背廣告宣傳的原則。但是我願意這麼憑良心說，也相信，如此真確的表達並不損害這支影片的價值，反而，非常符合這支影片的精神。

這個「厄」字，是和我們長久以來所習慣的感官經驗相對。

《綠的海平線》有豐富的聲音演出，講台語、講客家話、講普通話的阿伯，講日語的先生，朗讀當年日文書信的少年……他們用自己的話語，說自己的故事，他們的時代原本的樣貌，就是這般。阿亮將影片的節奏放很慢，就是要讓大家慢慢地聽、慢慢地看，聲音裡面的情緒、面容顯現出來的表情，這是嚴肅的歷史，深沉的過往，不是刻意親和可以掩蓋，不是虛嘩渲染可以褻慢。

「厄聽」的語言，「厄看」的過去，我們時代的少年，是不是有甘願讓它「厄」、

回望 綠的海平線 錄音版 060513

也禁得起讓它「厄」的精神，願意接受不一樣的視聽經驗，去體會另外一個時代的少年，截然不同的生命史？……

厄，但是優雅、深沉，虔誠、不失真，是我對《綠的海平線》的感言。

